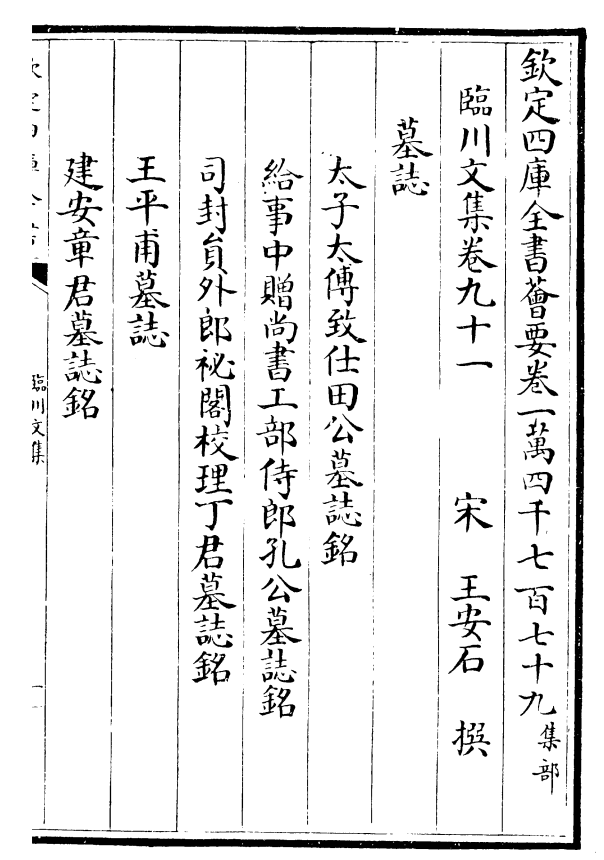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一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王補之墓誌銘

員外張君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脱歸中國天子以為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為人沉悍篤實不茍為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為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

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為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為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為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為其判官直集賢

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為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為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為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

殺通判閑城為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為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泣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師臣得終喪自公始

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為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為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為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為未嘗有誤歲大凶寛賦減繇發

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奬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名馬未至以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嵗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為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為皇祐會計録上

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為大臣居頃之遂以為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為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為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内脩於諸弟尤篤為人寛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為上言為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

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輙為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為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為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輙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

士提舉景靈宫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勲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户實封八百户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况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令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

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賛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輙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為可教者也知公為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黻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宰飪調𩧢文馴武克内外隨施亦有厚仕孰撫衆

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為告永久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

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内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

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内銓糺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葢未嘗自詘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

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名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

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

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扆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

詔所雝考終厥位寵禄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

稱鄉里號為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専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為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

免一官徙黄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
薦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
人滋以君為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
編校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
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
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為之喜居無
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
咎言者謂為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

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令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懐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隮爲進士其

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徳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宫

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丱角未甞從人受學

操筆為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為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為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為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名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

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旊斿女婿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旊斿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童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沉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

於人偽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為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名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氷相上下又名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為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璹早卒又

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黄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為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茀繢茀彤茀跂以為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棄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為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

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綗縕始克

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為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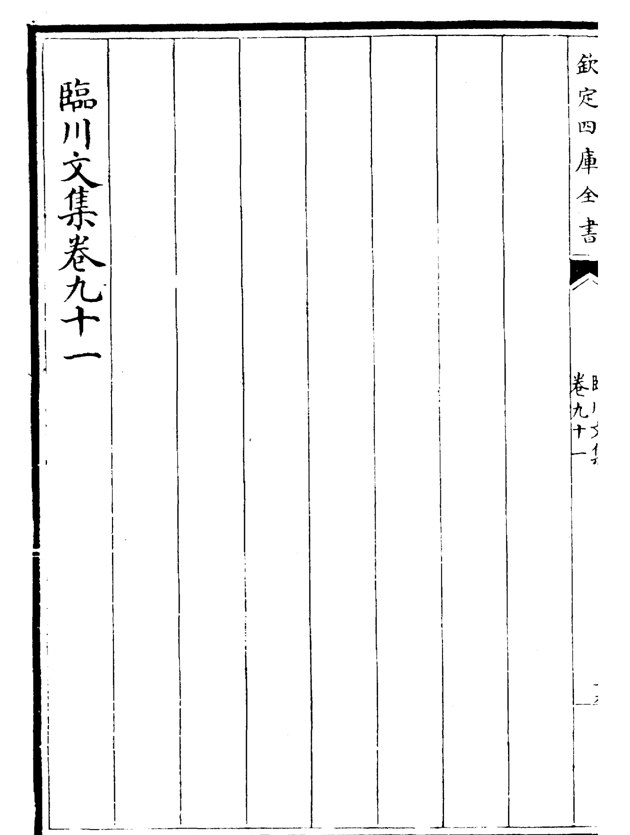
君為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書刑

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為祖有二子生君者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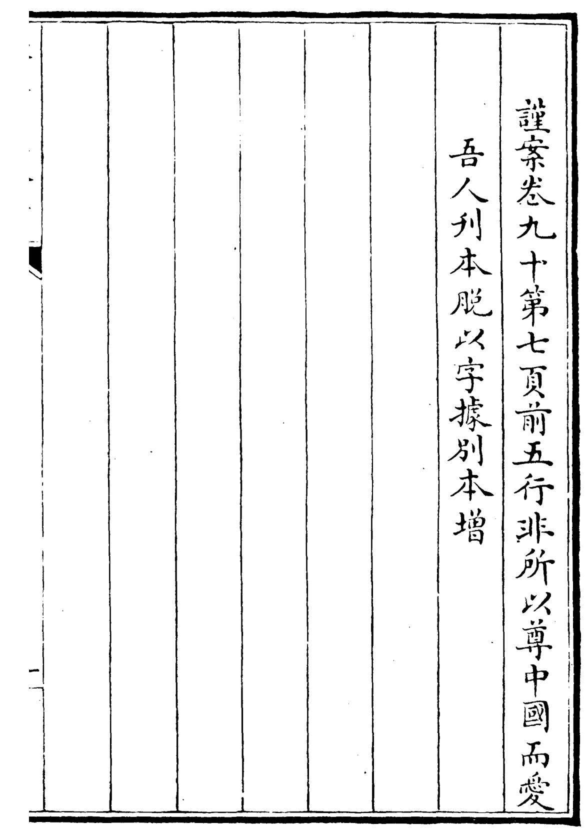
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

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為言者乃召試以為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泌其次尚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郃武軍光澤縣簿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為利余所

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
旰竈薪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為吏當官有所守
嶷嶷必得其意然平居妥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滁水兩間槃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畜以
博厥聞我肖其滁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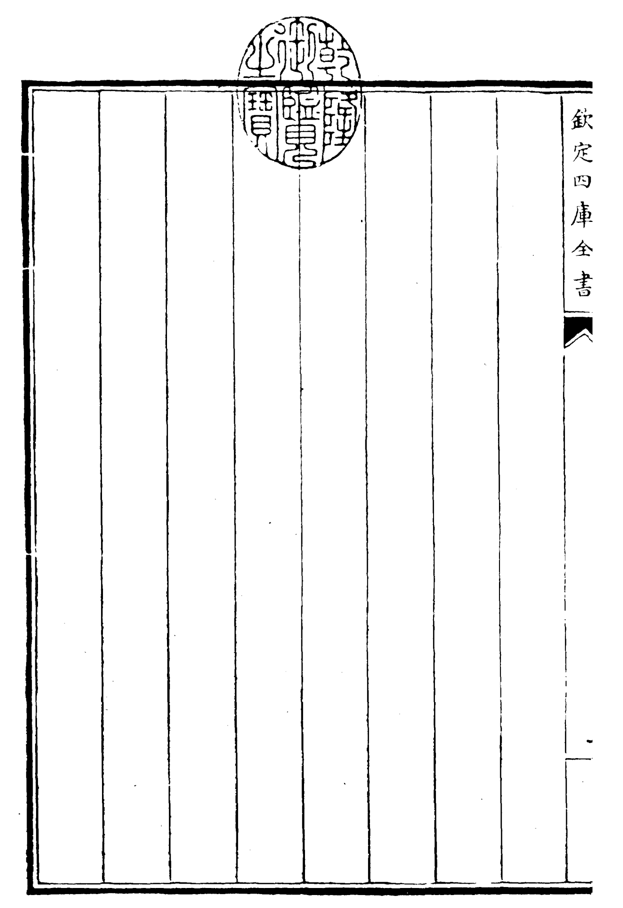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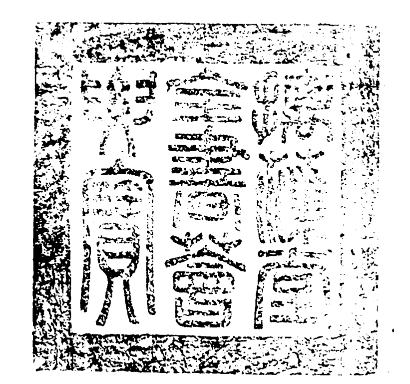
臨川文集卷九十一



謹案卷九十第七頁前五行非所以尊中國而愛

吾人刊本脫以字據別本增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元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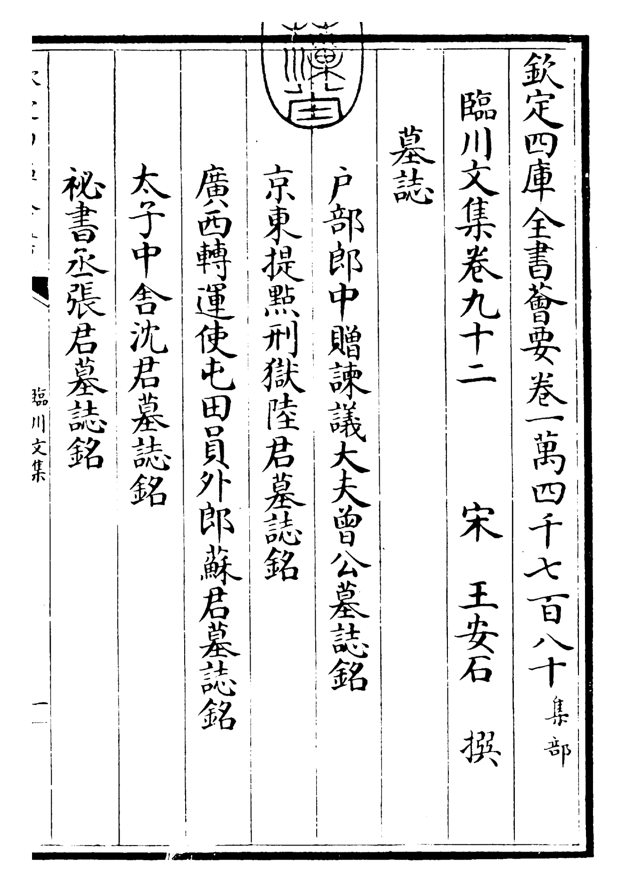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二至九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臨川文集卷九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户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為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故今為南豐人可徒為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

授興元府司録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

㠯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

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

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鉤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

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

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譽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

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曽某乃敢治魏庠

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

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使文全已非吾心也輙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觧之公奏曰羌虛款

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刼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句院天子欲以為知制誥名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户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

材其可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為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為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為言詔陜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

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
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
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為黄
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
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服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
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
受請殿上為姦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
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

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宫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禄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禄畜盜賊大臣愈不憚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

憲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户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勲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事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鳬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為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漬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黄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為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

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輩生生三十五年輩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閑於姦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秪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

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洎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予公非在茲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彦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

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為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扆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係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
傅將軍實仕吳越為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丞于
殿中歷將四州卒葬係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
子維君諱廣彦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
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
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為尉氏詠歌仁明無有
壯稺移卬大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導
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屠民家尉以囚來

因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
如君慮離推之江豪右擅焉君脩偃渠始詘其専灌田
為頃萬有七千鐫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
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為刱法
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令以為勑冬
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名寘集賢以為
校理當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
拯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讙

然為橋南江濟者免覆罝廩州學士懷我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餓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螯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諏因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

歸受封長安即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惟君靜深不苟笑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既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竁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

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内外諸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

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輙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懐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陜聞再戍大恐即讙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閒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

卒喜曰徼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徼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輙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税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

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彦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嵩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葵

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
軍州事臨川王某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
圂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
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
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

五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逵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為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為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間為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戚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歷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

為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為判官滁門立弃官從公世以為孝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太宗時以高貲從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即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

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君
寛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弃財物以
寛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為篇章立就及
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為宣州寧國縣主簿會
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
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
知英州遷祕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
寢是時君年四十七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

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爲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蓋其得人心如此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即師軻次某次某皆尚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爲銘曰

嗚呼張公兮韡矣其光其先蜀產兮後葬于揚視瞻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謨者祖也諱希顔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教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為鄉里所推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主南劒將樂簿有銀冶坐歳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稹所為有不可於衆徐

啓諭弗許穎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吕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洺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為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為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

詰立服舉州讙以為明居頃名為開封府推官坐拷掠
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
至尚書祠部郎中君廉静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既
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
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出
財君疏罷之為開封推官時宫中以私財為佛寺置田
又疏以為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既老矣終不肯治田
宅所得禄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

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悉志思惎愻憙悆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惎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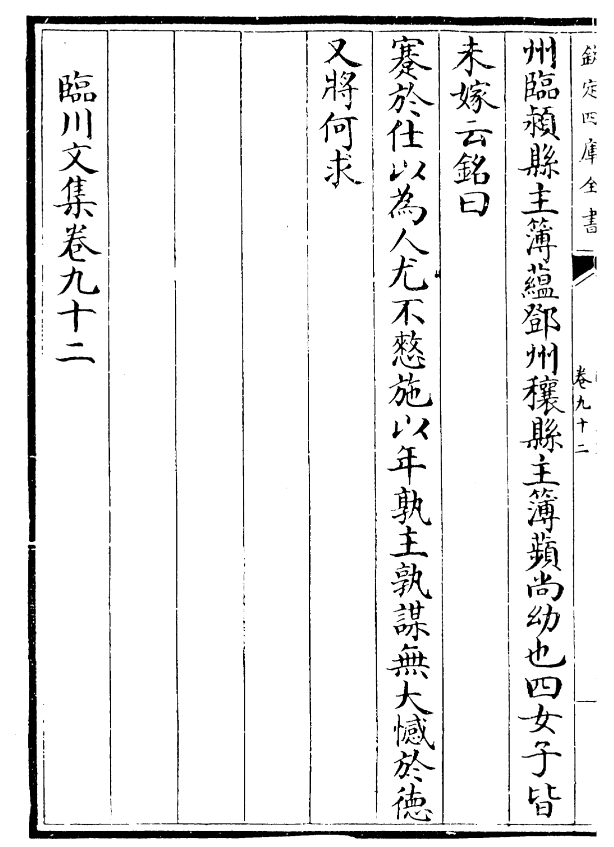
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尚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

丹徒故令又為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旰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為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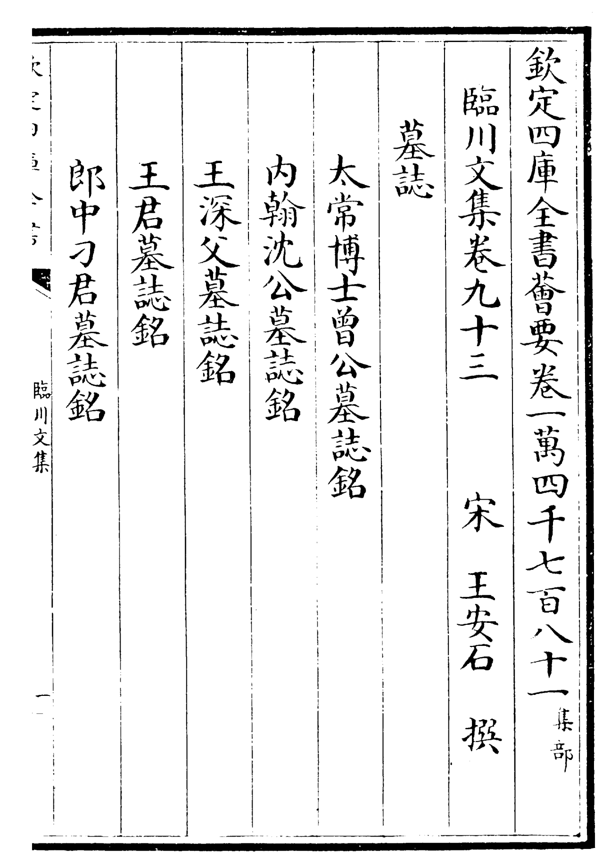
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茍閒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已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為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𦳝藴皆有文學𦳝許



州臨潁縣主簿緼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為人尤不慭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臨川文集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八十一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三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為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為撫州宜黄臨川二縣尉

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臯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㝡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畢𦍒年宰布肇女九人

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歷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為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為汝成之為之捐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皐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

公獨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皐為完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葢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為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為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葢公之所為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

近邊陽為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鄰敵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遠人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為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為寃退而貧人為之憂也而公所為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寃且困未嘗一以為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

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令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

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奬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

定考課通財幣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為第一故以為第二除大

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為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名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輙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為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

所禁無不改崇奬賢知得其歡心两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即位名還句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纎内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燿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

臣皆論以為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説讙呼鼓舞以不及為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兊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内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為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黄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二三男子六女

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强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濶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

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更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

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甞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

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

命之如此盖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甞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輙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曽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

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

悲愉樂不主已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茍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歉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

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寛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葢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

兆為銘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為顯姓當李氏時君曽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真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為皇考故君為

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廕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内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珹試將作監主簿璹守某縣令次玘瓅玠珣為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禄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芘厥

艱初仕祗載不惰有榮于位徂相名原竅此新宮菑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居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汞州軍事判官留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

行內脩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嫁爲君求還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覯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爲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茍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

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方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兹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祕書省校

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名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别葬子男一人錞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為士妻其二尚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曽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

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畧南方號稱能
臣已而有所牾以祠部郎中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畣
事親左右不怠當官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營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母
匪子為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葴在中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
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踔越

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為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為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為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名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税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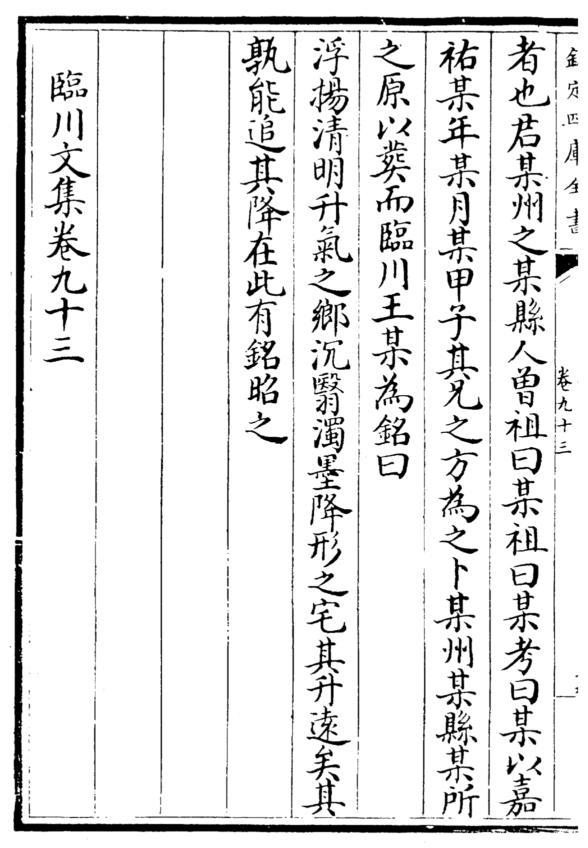
已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為書無留也
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
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
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
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
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彦
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别為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
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宫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辯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為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假乎修為其為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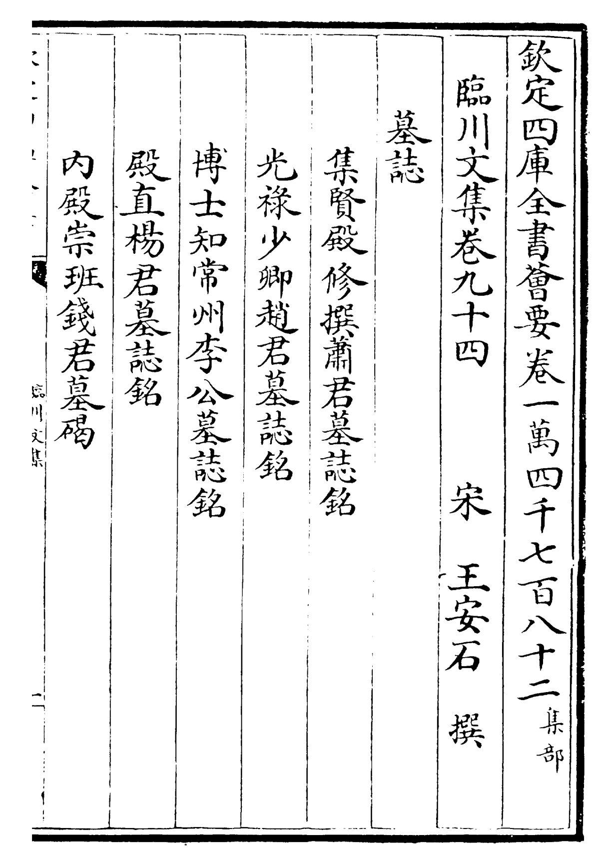
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為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為兒童强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為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



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曽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為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為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沉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文集卷九十三



臨川文集卷九十四　　宋　王安石　撰

墓誌

吳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為荆湖南路提點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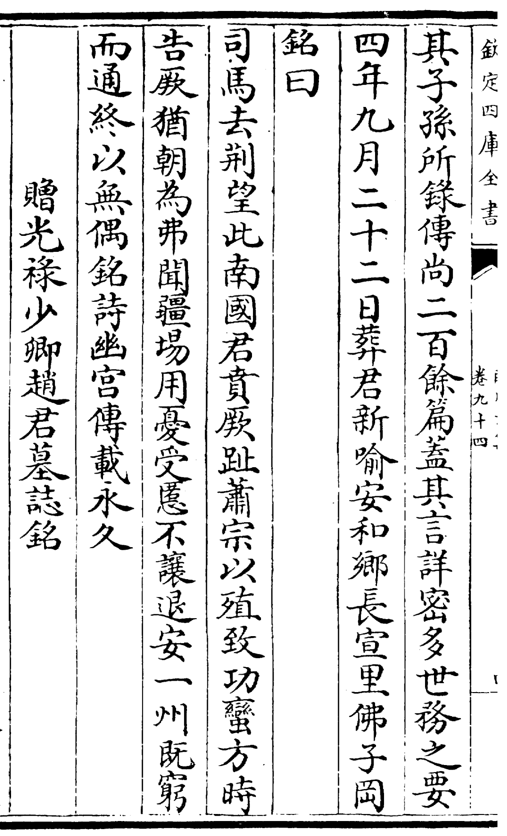
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為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為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内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為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

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强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間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名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為君訟君遂絶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為

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為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為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為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

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即以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奬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

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洞
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
口縣主簿何正臣龔州司户叅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
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曽祖諱處鈞當湖南
馬氏時為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
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
今為臨江新喻人祖諱絡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
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禄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



其子孫所錄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里佛子岡

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賁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告厥猶朝為弗聞疆埸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既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髙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

州趙君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為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

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髙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髙爲之少郤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即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

謂能安之矣君一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為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

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

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為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横山州人塡道瞻送歎息為之出淚又為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為甚具蓋公之為政精明强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

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為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為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

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為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為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為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為梁便閤因避地家於福之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玢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

既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閟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范洋演迤小大畢浮曷蹇於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誗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

後世父為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為殿侍君曽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强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為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田借職三遷為左班殿直由

睦州亦三遷為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歷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為陜西招討使欲君為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令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説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敺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

兵彎弓歛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為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嵩敘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為父終君去不為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為大理寺丞次閎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

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擐堅挽强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歴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

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即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為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為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為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為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

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嫚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即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即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詘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

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浹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為之叙次使歸而鑱諸墓

吴處士墓誌銘

君吴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

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眡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為憂而我以是為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産曰

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為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别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毁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為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

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畀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為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没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為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圮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曽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淛轉運使君以廕為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内再調撫州司法官攝令臨川始取强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邳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從亳州酇縣令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鎻廳應進士舉中

其科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為姦黨者久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即逌去復調黃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趍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為又能不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

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葢熈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

恭惠敏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㤿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嗇曷告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

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賛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為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為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

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為古文章晚而尤好為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為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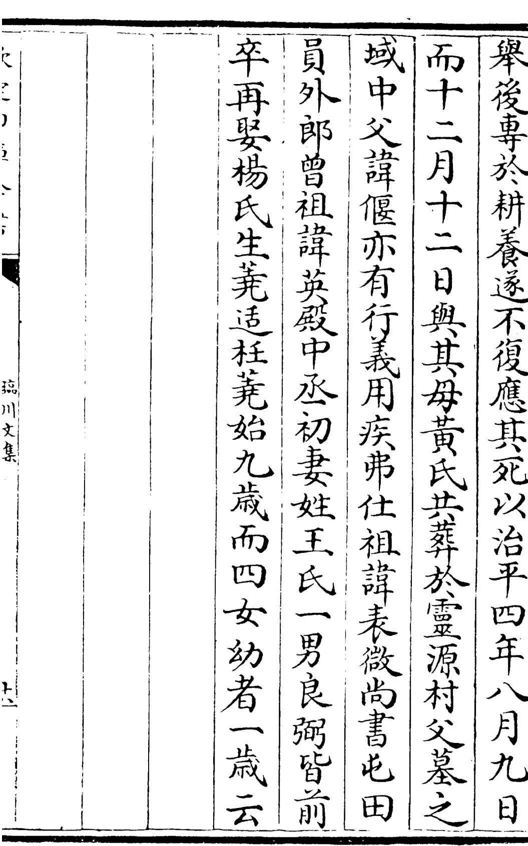
俗所羞以為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强之為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為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為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户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徜翔其德音而蹟於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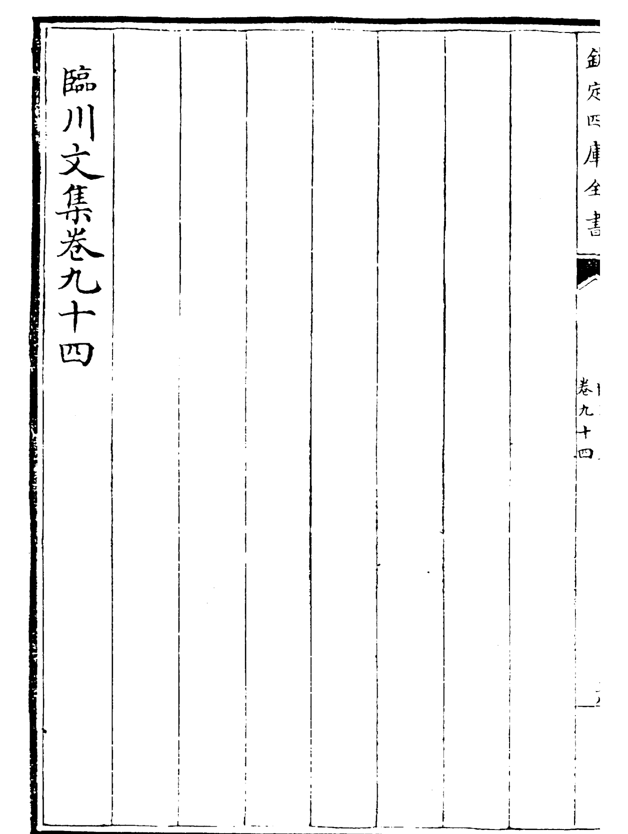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單衣葢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

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為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絶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絓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絓數十人為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為諸舅甚知其所為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為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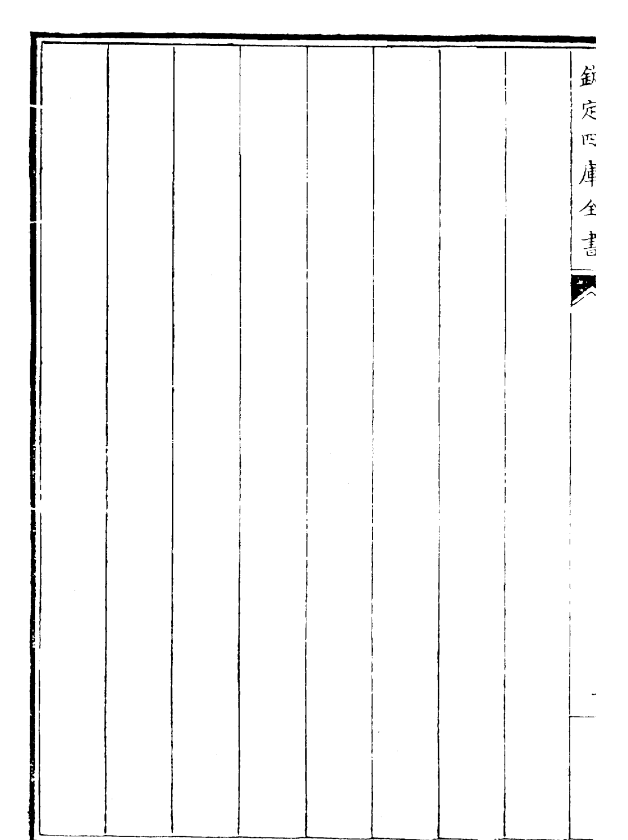
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蕘适枉蕘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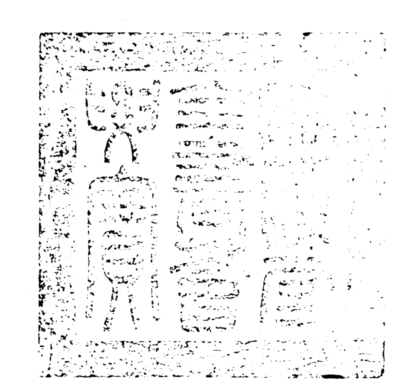

臨川文集卷九十四

謹案卷九十三第五頁前一行通財幣刊本幣訛

弊今改

第九頁後三行以迪祖武刊本祖訛徂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元輯
謄録監生臣劉鳳樞